

## 忧郁的贝尔格莱德

文/阎晶明

凌晨从北京起飞的航班，当地时间上午10点即到达贝尔格莱德，被删去的7个小时时差浑然不觉，仿佛拉近了两座城市的距离。贝尔格莱德的影响辐射力已经大大缩减，“国际机场”的格局之小，陈设之旧，让人想不起可以和任何一个国内省会城市的机场相比。进城据说只需要一刻钟，陪同是曾在北京留学数年的乌拉迪米尔，汉语相当过硬。随意问道，德约科维奇住在贝尔格莱德吗？乌拉迪米尔平淡地说，没有，他住在摩纳哥，不过他仍然是塞尔维亚公民。那么伊万科维奇呢？也不住在这里，塞尔维亚的网球明星都没有生活在本国。

谈谈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？萨拉热窝已经是一座波黑城市，属于别国，科索沃呢？乌拉迪米尔谈论任何事都是平淡的。塞尔维亚不可能承认科索沃独立，不过塞族人去那里是危险的。

贝尔格莱德是阴郁的，阴雨时断时续。车入贝城，很快进入市中心，被称为广场的地方并不开阔，有轨电车很忙碌而非应景，说明这是一座老城，窗外的行人不多也不少，神色看上去都很“东欧”。进入一家

叫作“？”的咖啡馆。店面很小也很旧朴，微型的杯子需要从同样微小的铜杯里倒出咖啡，品味之悠远立现。

不远处是著名的卡拉梅丹城堡，这里是贝尔格莱德的最中心，也是这座城市的发源地，城堡另一端尽头，是宽阔的自然天地，欧洲城市的味道因视野的开阔而显现出来了。这里是萨瓦河和多瑙河的汇合处，绿色森林是天然的而不是栽培的，城堡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历史。乌拉介绍目前塞尔维亚的“地缘政治”，不断裂变的前南斯拉夫，各个宣称独立的国家，正在努力声张自己的文化标识，其中，文字的独立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前南斯拉夫时期，这些加盟国统一使用“塞尔维亚—克罗地亚语”。现在，不但克罗地亚，包括波黑这样连方言都不突出的国家，也宣布了独属自己的官方语言。斯洛文尼亚、马其顿等就更不用说了。无论如何，语言文字的政治严肃性在这里体现得非常突出。

阴雨朦胧中好像也只能在老街上看一看。这里地处欧洲却似乎有点孤立。前南政府总部大楼仍然是突出的建筑。

“铁托纪念馆”是专门开辟的去

处。一代风云人物铁托，其命运迭荡让人唏嘘不已。这位父亲是克罗地亚人、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的英雄，他的风光之地是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。纪念馆里有一个文物陈列室，墙上有几十种造型不同的火炬，据说，铁托在世时，每一年都会在他生日那天由少先队员送一把新造型的火炬，其艺术风格特别有时代色彩。

“南斯拉夫”已经成了一个历史概念，“铁托”似乎成为一个被悬置的概念。他曾是巴尔干半岛的政治灵魂和国家英雄，直到今天，他的历史影响谁也不能否认，他属于南斯拉夫各民族和各加盟共和国，今天又似乎为各国刻意回避，连争议都不愿意。塞尔维亚人对铁托的评价显然是复杂的，他曾使贝尔格莱德成为这一广大地区的政治中心，但是，二战时期克罗地亚人对克境内的塞族人的驱逐，涉及数十万人生命。历史、时代、政治、文化，互相纠缠，使一个风云人物得不到最终的定论。克罗地亚的库摩洛维奇是铁托的故乡，一个邻近斯洛文尼亚的小村庄。铁托的故居是一间朴素的房子，屋外有他的雕塑，但

这里的旅游名号却并非是“铁托故居”，而是“乡村民俗博物馆”，用意复杂。

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萨格勒布，乘坐火车。人们沉默地坐着，读书、看报、吃零食。列车的终点居然瑞士的苏黎士。这就是欧洲吧，概念很国际，事实上很平常。

贝尔格莱德这个并不繁华的城市，却不惜巨资建设欧洲最大的东正教堂圣萨瓦大教堂。skadarska street 是一条有200多年历史的老街，细雨和夜灯下的鹅卵石街面闪现着诡异的光。爱因斯坦居住生活过的城市诺维萨德，塞尔维亚的乡间城堡都不曾去过。三四天的时间里没有看见过太阳和月亮，其明亮的一面和更深广的一面，只能靠想象去补充了。这里生活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德里奇，出现过《哈维尔辞典》的作者帕维奇，拥有贝尔格莱德红星足球俱乐部和小德、伊万等体育明星，个体的活力和能量，国家民族的艰难和曲折，一切是非纷纭都会消散。好奇地到来，平静地离开，这是一个值得再来深究的地方。■

## 阊门寻根

文/张晓惠

红绿黄射灯缓缓地由高向低，向着古运河熙熙攘攘的人群迷离出七彩光柱，孩子们的欢笑声、店铺小吃的揽客与吆喝声交织出热闹非凡的七里山塘。想要一份清静，走出老街走向东边的小广场。忽地脚下有些许异样，低头望去，这脚下有字，灯光中是大大小小字体各异的同一个字：根？——根！弯下腰，蹲下身，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数，整整99个“根”字！直起腰来，前面这石桥的每根桥柱上也是有着同一个字：根！转身看眼前这座阁，这座八角形楼阁，匾额上是三个大字“朝宗阁”。恍然，这是站在苏州阊门了，那无数盐城人提起的，祖祖辈辈口中念叨的古阊门了。

那年，坐在那株老柳树下，爷爷翻着那本老旧泛黄的族谱：我们张家的祖上，是从苏州阊门移来，是洪武赶散后，迁到盐城海边来的。想起那次，在离海边不远的特庸镇。那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站在银杏树下：不知道它有几百岁了，听祖上说是洪武赶散时从阊门带过来的树苗呢！

现在，看着这“朝宗阁”廊柱上的副副楹联：“洪武移民流散江北，姑苏寻祖仰谒阊门”，忽地有种沉甸之感。

几年前，这儿举行了盛大的“阊门寻根纪念地”开馆仪式，无数面书写着“根”字的杏黄旗在蓝天白云下飘拂；说是这七里山塘源头朝宗阁，香火缭绕颂声四起：明初开国，太祖御文，充实江淮，迁徙移民。苏松杭嘉，集散阊门，数十万众，此上远行……说是那日，从盐城从淮安从扬州等地甚至从海外赶来的移民后裔，手捧花篮水果来到这株思乡树下，更有白发苍苍的老者，将洁白的银杏果，绿绿的皂角树枝，高举过头顶奉送到祭祖香案上……

还有眼前这条铺着青石板通向古码头窄窄的巷子，“寻根驿站”、“寻根饭店”的幌子，在夜色里在灯光中鲜活金黄。说是这几家饭店与驿站都是盐城人开的，你用盐城话问上两句，乡音对答中迎上来的是亲戚般的笑脸；说是这里的菜肴都是苏北风味，还有“寻根一碗鲜”……

古码头，说是那年，苏州移民们就是从这儿被遣送上船的，哭天喊地凄绝号啕，一如朝宗阁内那幅巨大的漆画所描述：一艘艘木船载着捆绑结实、蹲坐船舱的百姓，船头立官兵，迎着运河的巨浪向北徙行……

水远路长，时代更迭，当年遣散的哭天喊地与舟楫橹声已化为遥远的记忆，现代交通的便捷与网络科技早已使江南江都演绎成近在眼前。寻根，寻根，在我们下一代、再下一代的心中，还会知晓“洪武赶散”的历史，还会对祖辈们被遣送至黄海之边盐碱滩头，“植树荒蛮，维艰生存、煮盐捕鱼，垒城漕运”的过往岁月有兴趣吗？

幸好，还有这阊门寻根广场上寓意“九九归一”的九十九个根字；幸好，还有这承载着厚重史迹与寄托着苏州移民思乡情感的朝宗阁楼。■



## 捉住铃声一串

文/洒欣燕

清晨的佛罗伦萨，百花大教堂用绿、粉、白的经典色彩和精致的纹饰讲述着优雅。迷恋这与众不同，环绕它徐徐而行。

转身离开的那一刻，迎面撞见灿烂，阳光划开的小巷，眼睛一下子眯缝起来。

一串车铃声溅落在青石地面，迅速捉住眼前掠过的身影，还有那湿润地面上的蟹痕缕缕。

## 忆旧游：山东

文/陆蓓容

我家先世在松江。先曾祖去往济南谋生，与人合伙开陆稿荐熟肉店。全家都在店里吃，把店吃黄了。幸而财务会计出身，便去往滕县，当上了经济科长。后来战乱纷起，滕县长跑路不干了，我这位曾祖父爷爷摇身代理，实摄县官之职。再后来更乱了，县里的地主老爷闹不住，纷纷跑到济南城里去做寓公。先曾祖也移家省城，于是这帮滕县地主跑到他家，摸摸他老人家的令郎，也就是我爷爷的脑袋，说：“伙计，领你去吃炸大虾。”

听说这个故事以前，我就去过大山东。那是还没上小学之前，大夏天，几身花裙子换着穿，坐过海轮，踩过沙滩，上过泰山。留下照片一张，“五岳独尊”碑石下边，一个黄不溜秋的小影子。别的印象都已磨灭殆尽，只记得车到泰山脚下，还没停

稳，便有无数妇女伸了手到车窗里来，卖书。内容当然都与东岳相关，浅白卑近，本来不值一提。但我从未见过旅游景点如此这般做生意，讶然不已，亦竟买了几本回来——二十年后回头想想，景点卖书，真也是蛮拼的了。

我爷爷讲济南普通话，吃饺子就蒜，有时还吃高庄馒头。南方人炖肉放火腿，他老人家表示不佩服。这一切使我对山东产生了千丝万缕的亲切之情。上大学后去考察，心情简直像故地重游。不过考察毕竟不是游山玩水，使我对半个故乡有了极为新鲜而深刻的记忆。

先是为去看孝堂山石刻。从济南市到长清县，并不太难，然而那鸟不拉屎的孝堂山离长清县中心还有二十多公里路。怎么办？带队老师是山东土著，英明神武。找来两辆小

面包车，吆喝全班二十五人，分成两队，各自爬上车去自求多福。于是每个座位坐两人，中间过道站两人，开拔。小地方司机胆儿特肥，明知超载，竟然一路风驰电掣，扬灰刨土，把一帮愣头青安全送到。大队人马下车整顿时，山脚下的村民围着我们看，眼神都像在看猴。

然后又为了去看峰山石刻。峰山是座石头山，基本没什么路，但好歹在邹城市里，不难找。满山白石皓皓，多有佛教铭刻。北地多风，荒春未醒。我们穿过没膝荒草，找到诸多沉默不言的大石头，摸摸它们，合个影，又继续往前走。有些地方崎岖不平，我摇摇欲坠，总是心慌。老师教我：往平地上踩。眼前还真有平地，赶紧一脚踩上去，定定神再跳下来。总觉得不大对劲，垂头一看，原来是块石碑，上书：某某处士之墓。

最后去曲阜。孔府孔庙早成旅游热点，热闹、安全且无聊。逢着一小段自由活动时间，忍不住满城乱走。春日迟迟，春鸟飞鸣，渐渐走不动了。于是决定坐三轮。曲阜的三轮特异独出，大轮在后，小轮在前。座椅横陈在两个小轮上，人往里边一窝，有如置身于铲斗。车夫起兴一阵猛蹬，北方平原上的春风可高了兴。这风不止凉冽，还裹着几颗沙土；它玩儿命地往铲斗里冲，扑棱棱打脸，呼哧哧往肚子里钻。下车立定，我张张嘴，竟然半晌没说出话来。

眼前的便是孔林，本想随便瞻拜一下便走，进去偏又狠吃一惊：古木扶疏，不见天空。藤蔓抽了条，急急爬上石碑。溪水淙淙，带走去年的枯叶。漫山遍野开满了紫堇，还有二月兰。■